

學術論文

軍事視角下的當代沖繩地緣政治角色：以地緣政治結構理論為例

The Contemporary Geopolitical Role of Okinawa from a Military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Based on Geopolitical Structural Theory

孫雷 *Lei Sun*

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博士候選人
Doctoral Candidate of Program in Jap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近年來隨著中國軍力增強造成的東亞地區安全環境的變化，日本逐步增強自衛隊在沖繩的軍事力量，同時這樣的過程也得到來自美軍提供的協助，成為美日安保合作下的重點區域。本研究期望透過運用地緣政治學者 Saul B. Cohen 的「地緣政治結構」(Geopolitical Structure) 之理論架構，分析理論中「海洋性」對於日本軍事戰略的影響。並以近年來日本自衛隊對於沖繩的軍事建設內容為對象，從中觀察地緣政治結構影響在其中的反映，以釐清當代日本對於沖繩防衛建設的戰略視角與思考。

In recent years, changes in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of East Asia caused by China's growing military power have led Japan to gradually strengthen the Self-Defense Forces' military presence in Okinawa. This process has also received support from the U.S. military, making Okinawa a key area of U.S.-Japan security cooper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maritimity" on Japan's military strateg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geopolitical scholar Saul B. Cohen's "geopolitical structure" theory. By examining recent military developments of the Japan Self-Defense Forces in Okinawa, this research seeks to observe the reflection of geopolitical structural influences and clarify Japan's strategic perspectives and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Okinawa's defense construction in contemporary times.

關鍵字：沖繩群島、地緣政治結構、海上交通線、美日安保體制、南西移轉

Keywords: Okinawa Islands, Geopolitical Structure, 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U.S.-Japan Security Framework, Southwest Shift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縱觀沖繩自冷戰時期以來的發展，由於其位處東海和太平洋、日本、中國、台灣、韓國等多國疆域間之交界咽喉的特色，使其成為美軍「第一島鏈」戰略構想的重點環節。筆者認為優秀的地理位置、與其延伸出的地緣政治條件乃是決定性的原因。但沖繩作為日本的領土，卻曾在冷戰後很長的一段時間，陷入在防衛政策中較不被重視的「戰力空白」狀態。但隨著 2006 年美軍透過「駐日美軍重編計畫」的執行而逐步削減駐軍，以及中國自 2012 年以來在東海區域逐漸增加軍事行動的次數與層級，使得日本必須重新審視沖繩對於日本的地緣政治價值，並以此重新評估對於沖繩的軍事思考與戰略建設。而筆者在撰寫博士論文的過程中，接觸到了由美國地緣政治學者 Saul B. Cohen 在 2009 年出版的著作《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中所提出的「地緣政治結構」理論，該理論主張將以區域的地理環境因素出發，分析區域的地理環境如何影響子區域與此區域中國家之行動，以此探究並歸納一區域地緣政治特色的形成與特色，並由此分析區域中的地緣政治發展。因此，筆者期望能以此理論架構作一嘗試，試圖以此分析在軍事領域的視角下，日本所處的地理環境如何影響到其地緣政治，進而影響到其對於沖繩的戰略視角與軍事建設，並以此來驗證沖繩在地緣政治與戰略上的特殊性。此便是筆者期望在此一研究中所釐清的課題。

一、研究架構與回顧

本研究嘗試使用 Saul B. Cohen 的「地緣政治結構」理論框架，分析在軍事領域中的沖繩在地理環境的形塑下，對於日本而言具有何種地緣政治角色，而這樣的角色又如何影響了日本近年來對於沖繩的軍事建設。因

此，本研究將以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的方式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文獻分析法是指透過蒐集有關的文獻資料，以此作為材料對於研究主題進行分析，再分析主題的原因、背景、影響及其意義等的研究方法。因此，筆者將使用目前已公開的政府文書、文件檔案以及學界研究成果，作為主要的研究材料。本研究將先說明「地緣政治結構」之理論架構，以及Cohen在其中所反映的地緣政治觀點。其次將針對近年來日本對於沖繩所進行的軍事建設內容做一整理與說明。最終使用Cohen之理論框架，分析日本對於沖繩的軍事建設，反映出了日本何種戰略視角與地緣政治觀點，並透過Cohen之理論框架了解這樣的觀點與地理環境間交互影響之作用與結果。

而對於軍事角度下，當代沖繩的地緣政治角色這一主題，目前學界較少使用Cohen的理論架構來進行探討，但利用地緣政治學進行解釋，說明當代沖繩在軍事視角下的地緣政治角色的可分為三類：

表一：學界對沖繩軍事據點角色的解釋分類表

類別	解釋方向	主要倡者
第一類 純地緣戰略為主因	以軍事角度出發，主張地理上的戰略價值是沖繩受到美、日兩國重視的主要原因	美日兩國政府官方立場 美國學界學者 日本學界學者 媒體
第二類 政治因素 與地緣戰略混合	以地緣政治的角度出發，主張政治因素與地理價值均為受到重視的原因	日本學界學者
第三類 批判地緣價值	批判並質疑沖繩的地理與戰略價值	部分美國政府官員 部分美國學界學者 多數沖繩當地學者 部分媒體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第一類派別的解釋方向是目前較為主流的觀點。這一派別主張由於沖繩地處東海中心，緊鄰中國、朝鮮半島、台灣、日本，形成來往穿越東海

海域和空域的必經之地，使得美、日兩國在此地駐軍將可成為掌握東海的交通，進而保障日本的安全和海上交通的暢通。同時若西太平洋地區發生軍事衝突，以空軍和海軍陸戰隊為主的駐沖繩美軍可在地理位置帶來的優勢上，快速地進行「力量投射」，進而達到戰略嚇阻抑或是直接進行軍事行動的便利性。使得對於美國和日本的安全利益而言，沖繩都是其戰略安排下的一重要部分，因此沖繩便以其高度的地理價值成為美日雙方所重視，形成如今駐日美軍的最大據點，以及自衛隊逐漸增強其戰力的重點建設地區。第一類派別解釋方向的倡議者，主要包含了美、日兩國政府的相關文件，以及日本防衛省所出版之防衛白皮書等政府官方文書中，多是以此類解釋作為說明沖繩戰略意義與優勢，以及美日兩國對沖繩進行防衛建設的主要依據。¹除政府文書外，地緣政治相關學界在談及沖繩的戰略地位時，也多以此作為主要的解釋方向，如 Eric Heginbotham 於〈米国の東アジア戦略 - 中国ファクターの影響〉一文中提出沖繩在戰略上最大的「魅力」，²在於其地理位置距離台灣海峽、尖閣群島等與中國有關聯的潛在軍事衝突地點較近，部隊可快速地進行軍事因應。雖然此也會造成沖繩作為軍事基地，距離軍事熱點和中國等假想敵較近，而可能暴露在飛彈與空軍的攻擊威脅下。但綜合考量而言，沖繩的地理位置仍可對美國的東亞戰略提供高度的功能性與優勢。³ Weston Konishi 於〈米国の対日政策の変化と沖縄への影響〉一文中也附議這一概念，⁴提出沖繩與日本長期以來對於美國具有重大的戰略重要性，自美日安保體制成行的冷戰時期以來，日本

¹ 防衛省，《日本の防衛—防衛白書〈令和5年版〉》（東京：日経印刷株式会社，2023年），頁354-355。

² Eric Heginbotham，〈米国の東アジア戦略 - 中国ファクターの影響〉，上杉勇司編，《米軍再編と日米安全保障協力—同盟摩擦の中で変化する沖縄の役割》（東京：福村出版，2008年），頁70-90。

³ 同前註。

⁴ Weston Konishi，〈米国の対日政策の変化と沖縄への影響〉，出自上杉勇司編，《米軍再編と日米安全保障協力—同盟摩擦の中で変化する沖縄の役割》（東京：福村出版，2008年），頁107-116。

便成為美國在東北亞地區的前進作戰基地，特別是沖繩的地理位置使其能在朝鮮半島或台灣海峽等潛在衝突地點爆發衝突時，可以提供美國執行力量投射的戰略優勢。因此，在沖繩駐紮大規模部隊、乃至於美日安保體制的維持，對於美國的東亞戰略安排而言均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二類則是以政治要素出發，認為沖繩在其離島的地理性質、以及當代美日關係下的政治影響，使得沖繩的地緣政治角色，並非僅是因為單純的地緣因素，是政治與地理因素所共同結合產生的現象。主張此類派別解釋方向的多為日本學界，其中尤以研究沖繩基地問題的學者為主。這一派學者認為隨著中國、蘇聯等假想敵飛彈技術的發達，鄰近的沖繩開始進入其打擊範圍。使得雖然沖繩的地理位置相當優異，但也因此必須面對受攻擊的風險，而這樣的威脅在中國軍事力量逐漸發展下更加明顯。但美日兩國依舊將沖繩視為重要的軍事據點，其除了利用沖繩地理條件帶來的戰略優勢外，沖繩的政治角色也是一主要原因。在沖繩回歸日本治權之後，為了維持安保體制帶來的軍事「抑止力」，同時應對日本本土居民對於美軍基地的反感情緒，使得沖繩持續在美日兩國的授意下，成為日本本土基地的「替代品」，而走向軍事基地角色的固定化。⁵此派學者提出的另一項影響因素是沖繩的「基地依存經濟」現象。美軍基地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曾是沖繩經濟發展過程的重要支柱，駐沖繩美軍所需要的日用物資與消費、基地建設與維護工程以及人員協助等，都為沖繩提供了市場需求與工作機會。根據富川勝武在〈沖繩の米軍基地の經濟効果〉一文中分析美軍基地的存在帶來的經濟效益，除了市場需求與工作機會外，也包含伴隨美軍基地存在而來的關聯預算經費等⁶資金，因此實際上帶來的經濟效益不可低估。⁷若美軍基地離開沖繩，有關的商業、房地產、交通運輸、服務業、食品業

⁵ 川名晋史，《基地はなぜ沖繩で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のか？》（東京：筑摩書房，2022年），頁210。

⁶ 包含防衛省沖繩關係預算、美軍重整關係經費、基地交付金、基地調整金、與美軍間的資金與服務交流、沖繩北部振興經費、美軍直接貿易往來營收等等。

⁷ 富川盛武，〈沖繩の米軍基地の經濟効果〉，《産業総合研究》，第26卷（2018年3月），頁

等將受到衝擊，成為沖繩經濟的巨大缺口。山崎孝史在〈「地政学」から沖繩県政をとらえる〉一文中認為沖繩的政治和輿論長期以來受到地理位置和人文社會結合的「地域政治」特色影響。美日兩國、特別是美國基於戰略考量將基地設置於此後，軍事據點的角色逐漸內化成為沖繩的要素之一，早期雖然沖繩居民輿論多傾向反對基地運動。但美軍基地帶給雇員勞工、基地相關企業和個體產業等的經濟利益，以及 2010 年代起中國漁船和軍機、軍艦對於沖繩的侵擾，使沖繩的輿論開始出現「龜裂」。顯示出在地理條件上的負荷（軍事據點的角色）與社會中的利害關係（軍事據點帶來的利益）交互影響下，沖繩居民的政治表現並非如外界所想的單一化，此也是美日兩國將沖繩安排為戰略基地的主要原因。⁸因此，美日雙方除了單純的地理因素帶來的戰略優勢外，這些經濟與政治的背景因素影響，也成為了沖繩至今仍被美日兩國視為重要軍事據點的主要原因。

第三種派別的解釋方向，則是對於美日兩國政府將沖繩視為軍事據點的價值提出批判和懷疑。持此一解釋方向的學者普遍認為，美、日兩國政府的對於沖繩的戰略價值過分高估，並由此出發批判兩國政府以維持戰略「抑止力」為名，維持沖繩軍事據點的角色而衍生的各項政治與社會問題。持此派別解釋方向者主要以偏左翼、對於駐日美軍問題進行批判的學者與沖繩在地人士為主。屋良朝博在〈在沖米軍の存在理由〉一文中，便以此針對日本政府強調「基地位於沖繩是美日安保下的必要之舉」、「沖繩位於西南諸島中央的安全保障重要位置，機動性高的海軍陸戰隊駐留可以保障美日同盟的功能和較高的抑止力」這一說法提出反駁。指出在 2006 年美軍的遷移計畫通過後，平時駐紮於沖繩的海軍陸戰隊僅剩軍事編制中最輕量的遠征隊（Marine Expeditionary Unit）等級，使實際上沖繩作為美

42-43。

⁸ 山崎孝史，〈「地政学」から沖繩県政をとらえる〉，《月刊「地理」》，第 63 卷，第 3 期（2018 年），頁 42-44。

軍駐點能提供的戰略嚇阻能力有限。⁹前泊博盛則是在〈安保をめぐる日本と沖縄の相克〉一文中，提到對於沖繩作為軍事基地的戰略優勢，美日兩國政府內部已經出現「重新評價」的趨勢，反映出了沖繩作為軍事據點的優勢正在逐漸下降。之所以維持的主要原因，來自於日本政府方面對於維持現狀的堅持、以及美國在美日安保體制下由日本政府而來的財政保障，使得將沖繩作為軍事基地的決定並非是沖繩的地緣價值，而是經濟和政治因素的綜合影響。佐藤學也在〈アメリカ政治と在沖米軍基地〉一文中批判，認為美國與日本對於東亞地區的戰略視角完全不同，美國以東亞地區的穩定與利益為出發點配置駐日美軍，持續保持在沖繩駐軍是美方基於軍事預算和兵源精簡的綜合考量。但日方卻期待美軍駐紮沖繩是針對尖閣群島周邊等西南海域的防衛責任，實際上是日本政府官員並未走出「戰後體制」（戦後レジーム）——即仍將駐日美軍視為國防主體與「為維持抑止力而須要在沖繩維持美國駐軍」的象徵，¹⁰所提倡的。

由上述之分類可以大致看出，當代學界對於沖繩作為軍事據點在地緣政治上的定位，可由此三類解釋方向來大體分為兩者，即一、二類解釋傾向的「沖繩具有在地緣政治上的戰略價值」、以及第三類解釋傾向的「沖繩已無地緣政治上的戰略價值」兩種類型。採用第一、第二類解釋的學界學者均承認沖繩能在美日安保體制下佔有重要的地位，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地理因素在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上帶來的優勢。不同的是，相較目前由美、日兩國政府主要論述的第一類解釋，第二類解釋認為地理因素僅是形成這樣結果的原因之一，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力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屬於主因。而第三類解釋在對沖繩在地緣政治上的戰略價值進行批判的同時，一定程度上也會採用與第二種解釋相類似的內容，以沖繩在政治、經

⁹ 屋良朝博，〈在沖米軍の存在理由〉，遠藤乾編，『沖縄が問う日本の安全保障』（東京：岩波書店，2015年），頁212。

¹⁰ 佐藤學，〈アメリカ政治と在沖米軍基地〉，遠藤乾編，『沖縄が問う日本の安全保障』（東京：岩波書店，2015年），頁252-253。

濟方面的特點要素來批判美、日兩國政府強調沖繩地緣政治上的戰略價值，許多持第三種解釋方向的學者在批判時，也會引用持第二種解釋方向的學者之論述。因此筆者認為，第二與第三類的解釋方向雖然結論不同，一定程度上卻具有相互影響的現象。

貳、「地緣政治結構」理論與其架構

本研究所嘗試使用的「地緣政治結構」理論架構，是 Cohen 於其著作《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中所提出，對於一區域地緣政治現象的分析架構。其分析是以區域（Area）作為核心，將一片區域視為一個地緣政治單位，從中分析由其「模式」（Pattern）與「特徵」（Pattern）所構成的結構，以及此結構下所形塑的地緣政治。「模式」泛指該單元的形狀、大小、自然與人文地理之特徵（如偏向大陸性、偏向海洋性）、以及將區域內部連結起來、使其與其他單位分隔的環境因素等。「特徵」則是指一單元中特殊的節點、區塊、邊界對於形成各單元特色的影響力。運用這樣的標準，Cohen 將地緣政治結構分為下列三個層級：

（一）地緣戰略領域（geostrategic realm）：最廣泛的層級，或稱宏觀層級。

（二）地緣政治區域（geopolitical region）：領域的次級劃分，代表中等層級或中觀層級。

（三）民族國家、高度自治區、準國家、以及部分國內或跨國界的領土區塊，屬於最低層級或微觀層級。¹¹

除了上述的分類外，也有部分上述分類之外的獨立結構類別，包含：

¹¹ Saul Cohen,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4), p. 37.

破碎地帶 (shatterbelts)：內部高度分裂，且受到來自競爭領域的強權壓力。

壓縮區 (compression zones)：內部分裂更嚴重，且受周邊國家的干預。

閘道區 (gateways)：連接領域、區域或國家的橋梁。

匯合區 (convergence zones)：位於各領域之間，最終地位尚未確定的區域。¹²

除了對於一個區域進行地緣政治功能與規模上的分類外，在地緣政治結構的特徵部分，Cohen 在書中也認為儘管功能和規模各不相同，但所有的地緣政治結構中，都具有某些共同的地緣政治特徵項目。可視為對於一個地區的主要觀察與分析、釐清其內部性質與區域特性的特點：

(一) 歷史或核心區域 (Historic or Nuclear Cores)：這些區域是國家起源之地，也是國家意識形態發展的起點。核心區域的物理環境與隨之演變的政治文化體系之間的關係，可能會根深蒂固，並持續成為國家或區域認同與意識形態的重要元素。

(二) 首都或政治中心 (Capitals or Political Centers)：首都是政治和象徵意涵的核心，負責管理政治劃定領土內的人們行為。雖然首都的功能主要是行政管理，但其建築景觀——包括建築形式、建築物、紀念碑和城市佈局——具有顯著的象徵價值，可用於動員國家認同和支持。首都的選址可能基於多種原因，例如：地理位置對於國土其他地區的中心性；所在地具備防禦優勢；邊境地點，以作為防禦據點或領土擴張的跳板。

(三) 文明中心區 (Ecumenes)：這些區域是人口和經濟活動最密集的地方。傳統上，文明中心區透過密集的交通網絡反映經濟集中現象並持續擴展。在當今後工業資訊時代，由於現代電信技術的連結，文明中心區的邊界可以延展，不再侷限於交通樞紐。因此，文明中心區不僅是國家最

¹² Ibid.

發達的經濟區，也是人口最稠密的地方，通常也是國家最重要的政治區域。

（四）有效國土（Effective National Territory, ENT）和有效區域領土（Effective Regional Territory, ERT）：這些區域人口中等，但擁有豐富的資源基礎，發展潛力高。它們可作為人口成長與遷移的出口，以及經濟擴張的腹地。這些區域的範圍顯示未來的實力，特別是在它們與文明中心區相連的情況下。

（五）空曠地帶（Empty Areas）：這些區域基本上沒有常住人口，也不太可能吸引大規模移民。根據位置和範圍，這些地區可能具有防禦縱深作用，並可作為武器試驗場地。有些地區則因礦產資源豐富或具觀光價值而變得重要。

（六）邊界地帶（Boundaries）：邊界劃定政治區域，雖然是線性界定，但通常存在於更廣闊的邊境區域內。邊界劃分可能成為衝突的根源。

（七）不一致區域（Nonconforming Sectors）：包括國家內的少數民族分離區以及區域內孤立或「流氓」國家。這些少數民族區域通常集中於國家邊緣地帶，遠離文明中心區和有效國土帶來的經濟利益。即使這些地區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其經濟成果也往往流向國家中心。¹³

而地緣政治單位中的最高層次，便是「地緣戰略領域」（The Geostrategic Realm）。Cohen 在書中對於地緣戰略領域的定義如下：「這些領域通常是世界上具有全球影響力，服務於重要大國、一般國家、以及他們所包括的區域之戰略需求的地方。他們的結構由連結人群、物品以及觀念的循環模式形成，而通過對要地要地和海上航道的控制被黏合在一起。」¹⁴

Cohen 對於地緣戰略領域的劃分條件，在於某一領域受「海洋性」或

¹³ Ibid., pp. 39-40.

¹⁴ Ibid., p. 37.

「大陸性」的影響程度。在這樣的定義下，Cohen 將透過大西洋與太平洋發展經濟網絡的海洋領域、以俄羅斯為主的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陸權領域、以及混合海洋與陸權的東亞沿海地區，視為構成「地緣戰略領域」的三大區塊。其也提出近代初期的地緣政治領域主要是由前兩者分別在英國與俄國的主導下影響世界地緣政治格局，而美國則透過主導北美大陸與加勒比海、太平洋，形成一種混合海、陸權的地緣政治影響力，進而影響冷戰以來的世界地緣政治格局。基於近代以來至今的貿易均以海洋為主，使得具備海洋影響力的國家如七大工業國與俄羅斯，均擁有自海洋貿易帶來的戰略利益，成為各國影響國際地緣戰略環境的資本。而中國則在改革開放後使用沿海地區做為向外發展經貿的重心，使得其地緣戰略中的海洋成分逐漸增加，並逐漸脫離其舊有的地緣政治枷鎖：即已以對心臟地帶陸地經貿為主的大陸性質，最終得益於海洋經貿而來的經濟資本，逐漸擴大對於世界事務的地緣政治影響力。而「地緣戰略領域」之下，Cohen 又提出第二層分級「地緣政治區域」(The Geopolitical Region)，其定義如下：「地緣政治結構的第二層級是地緣政治區域。大多數區域屬於地緣戰略領域 (realms) 的子區域，但也有一些區域介於不同領域之間或獨立於它們之外。這些區域之間由於地理相鄰性、政治、文化和軍事互動，乃至歷史上的人口遷徙、混合以及共同的民族形成歷史而聯繫在一起。」¹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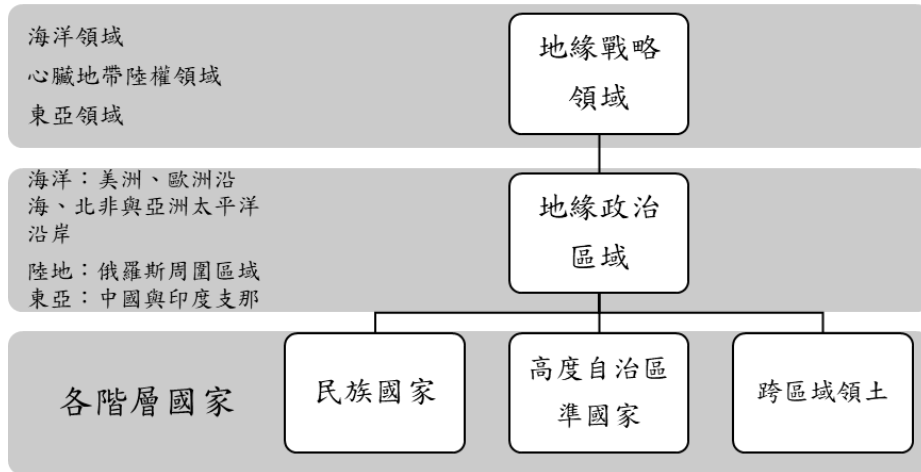
在這樣的定義下，Cohen 也將各個「地緣戰略領域」下劃分出數個「地緣政治區域」，海洋領域包含北中南美洲、歐洲沿海、北非與亞洲太平洋沿岸，歐亞大陸則是俄羅斯與周圍領域，東亞則分為中國與印度支那半島¹⁶兩區域。¹⁷Cohen 認為地緣政治區域與地緣戰略領域的上下關係，是屬於戰術與戰略層級的不同，而國家則在兩者之間都以參與者的形式存在。同時並指出地緣政治區域的發展情形，與其各自內部的國家與群體間緊密與

¹⁵ Ibid., p. 44.

¹⁶ 華語圈多以「中南半島」稱呼，為求維持原意本文將統一使用印度支那半島一名稱呼。

¹⁷ Cohen, *op. cit.*, pp. 42-43.

否有所關連，一區域中內部的國家或群體若擁有類似的文化、政治、社會結構，以及深度的經貿關係，極有可能以此關係凝聚成一具地緣政治影響力的單位。反之若彼此間在上述部分存有差異而凝聚力較小，則會連帶在地緣政治結構中影響力較小，甚至有可能演變成破碎地帶或壓縮區。前者以歐洲聯盟為最主要的案例，後者則由獨立後的非洲中、南部國家為例。第三層級結構則是組成地區的國家，Cohen 已對於區域的影響力強弱，將國家分為五個層級。其中第一層其是由構成三大地緣戰略領域的美國、歐盟國家、俄羅斯、中國與日本，這些國家具有領域內與全球的地緣政治影響力。第二層級則由地緣政治區域內的地區大國組成，其影響力達到所處地緣政治區域內大部分，並對於世界地緣政治格局具有部分影響力。第三到第五階層則是由影響力限於所處區域之國家組成，並依對區域內地緣政治的影響程度分成三等。因此，Cohen 的架構中雖然是以區域作為最高層級的分析對象，但國家作為參與、構成區域內部活動的行為者，與區域間是構成相互的影響關係。即區域間的特性將影響國家的活動、國家的活動也將影響區域的地緣政治結構與特性。且 Cohen 強調地緣政治結構是會由歷史發展、技術進步而有所流動，並非是由地理環境因素而固定形成。總結而言，筆者將 Cohen 的理論架構製作圖解如下：



圖一：地緣政治結構理論

基於這樣的內涵要素，筆者認為 Cohen 的地緣政治結構理論不僅可作為釐清一個區域在地緣政治上的性質，同時也能釐清國家在該區域中，其決策與戰略可能受到地緣政治環境的何種影響，進而釐清一國家的戰略與政策中，受到所屬區域地理條件、地緣政治的何種影響與其連結，因此筆者認為適合分析日本近年來對於沖繩的戰略安排，以及其背後反映出的日本地緣政治視角。

參、近年沖繩軍事建設的內容與其發展

2014 年以前，自衛隊於沖繩的駐軍仍維持針對沖繩所需要的功能，而配屬零散部隊的形式。雖然自 2004 年起「島嶼防衛」與「強化以往忽略的南西地區防衛」等主題開始逐漸在國防政策中受到討論，如前陸上自衛隊西部方面隊幕僚長福山 隆（Fukuyama Takashi）也曾於其著作《日本島

嶼防衛論 - 島嶼国家日本の新国防戦略》斷言：「日本的國防本質便是島嶼防衛」。¹⁸但筆者認為自衛隊走向「南西移轉」，開展對沖繩進行改革與建設，是 2014 年的《平成二十六年版防衛大綱》下帶來的改變。¹⁹原因在於此次除了明訂將南西地區的防衛列為自衛隊需優先強化的方面外，對於自衛隊因應南西地區的軍事建設也提出整體性的建設計畫，試圖針對此地的島嶼地形統整出完整的防衛戰略。

2014 年的《13 大綱》與其配套的《平成二十六年版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²⁰指出舊大綱缺乏對於「灰色地帶」衝突之應對方針，²¹同時舊大綱的「動態防衛力」的相關建設僅增加自衛隊的訓練，針對自衛隊整體質、量方面之建設著墨較少。因此「總合機動防衛力」是對自衛隊應對各種假想事態的能力重新評估，強化特別需要重視的功能與能力，包含對灰色地帶衝突的應對、對海上、空中優勢的維持，以及地面部隊的機動展開能力與後勤，確保必要的防衛力的「質」與「量」。²²《13 大綱》的内文指出自衛隊將優先進行先前被評為「空白」的南西地區的防衛力量建設，特別是針對在此地的海、空優勢與軍事力量：「防衛力的整備將以強化南西地區的防衛態勢為優先，並確保在各種事態中實現有效的威懾和應對所需的海上優勢及空中優勢。此外，重視建立機動部署能力，同時考慮建立廣泛的後勤支援基礎。另一方面，針對冷戰時期所假設的大規模地面兵力登陸侵略等情境，將僅限於維持最低限度的專業知識與技能，以應對未來可能的不

¹⁸ 福山 隆，《日本島嶼防衛論 - 島嶼国家日本の新国防戦略》（東京：潮書房光人社，2014 年），頁 124。

¹⁹ 下稱《13 大綱》

²⁰ 下稱《13 中期防》

²¹ 根據《日本の防衛—防衛白書〈令和元年版〉》中的定義，所謂的灰色地帶事態是指在不構成武力攻擊的範圍內，運用武裝組織等手段，在相關地區頻繁展現存在感，或試圖改變某些現狀，甚至改變現狀本身的行為。引自防衛省，《日本の防衛—防衛白書〈平成 26 年版〉》（東京：日経印刷株式会社，2014 年）。

²² 防衛省，《日本の防衛—防衛白書〈平成 26 年版〉》（東京：日経印刷株式会社，2014），頁 145。

確定情勢變化，並進一步徹底提高效率與合理化。」²³

由此段可得知，《13 大綱》是自衛隊放棄防範敵方透過大規模地面部隊登陸入侵的核心作戰概念，轉而針對以沖繩為主的南西地區為優先進行建設，並對於自衛隊的任務做出因應西南地區作戰環境的更新，如航空自衛隊新增「為支援地面部隊機動佈署而強化航空運輸」等，²⁴但改動最大的為陸上自衛隊的部分。至此，筆者參閱《日本の防衛—防衛白書〈平成 26 年版〉》之表格，將《13 大綱》與《13 中期防》針對沖繩等南西地區防衛建設規劃整理如下表：

表二：島嶼防衛戰略內容表

對島嶼攻擊之應變	戰略建設項目	主要內容
	常規監視體制的建設	1. 於與那國島組建沿岸監視部隊 2. 新建一飛行隊配備於那霸基地
	航空優勢的取得與維持	1. 引進 F-35A 匿蹤戰鬥機、對於現有 F-15 進行現代化改裝 2. 導入新式運輸機、空中加油機
	海上優勢的取得與維持	1. 導入神盾艦與各式新護衛艦 2. 對警戒用的 SH-60K 直升機、以及地面反艦飛彈進行建設
	快速佈署與應對能力的提升	1. 引進新式旋翼機與整備現有運輸機 2. 將現有運輸艦改裝為可支援兩棲登陸的多用途艦種 3. 新設立警備部隊與水陸機動團 4. 檢討對民間運輸能力的運用
	指揮資訊通信體制的建設	1. 各自衛隊主要司令部配置彼此間的聯絡官 2. 自衛隊專用線路延伸至與那國島 3. 於那霸基地配備移動式多重通信設備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由上述內容可以得知，《13 大綱》與《13 中期防》在對於沖繩的戰略

²³ 防衛省，《平成 26 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https://warpp.da.ndl.go.jp/info:ndljp/pid/11591426/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4/pdf/20131217.pdf>。

²⁴ 同前註。

安排上具有重大的變革，首先是確認了自衛隊整體的安全戰略重心將由以往的北部、西部改為以沖繩為主的南西地區，同時在作戰概念上改變了以往專門應對敵方大規模登陸入侵的構想，轉而以「總合機動防衛力」這一戰略概念，變為因應島嶼防衛等小型、具突發性的區域衝突為主要任務，建立起完整的島嶼防衛戰略。而在整體戰略重心與作戰概念的轉變下，配合上由《13 大綱》發展出的陸上自衛隊快速反應聯隊編制，使得自衛隊的地面部隊可以適應南西地區的作戰環境。這樣的政策方向也在 2018 年的《平成三十一年版防衛大綱》、《平成三十一年版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²⁵進一步延伸，指出為了達成島嶼防衛的目的，自衛隊將加強「防區外打擊」(Standoff Attack)的能力，也發表了自衛隊將持續開發針對島嶼防衛之新技術與武器至駐沖繩等地的陸上自衛隊部隊。²⁶

「在各國早期警戒管制能力和各類導彈性能顯著提升的情況下，有必要在確保自衛隊員安全的同時，有效阻止對日本的攻擊。因此，對於包括島嶼地區在內試圖入侵日本的艦艇或登陸部隊，將具備從威脅範圍之外進行應對的遠距火力等必要能力。此外，為適應軍事技術的發展，將綜合研究開發相關技術，並快速且靈活地強化相關防禦能力。」²⁷

而在這樣的基礎上，2023 年度日本政府發表由防衛大綱和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改編而成的「國家防衛戰略」與「防衛力整備計畫」，作為日本政府與自衛隊最新版本的戰略指導原則，也進一步深入延續這樣的規劃，「國家防衛戰略」在內容中明確指出了自衛隊的島嶼防衛體制將走向進一步的常態化，對於三自衛隊在南西區域的建設將在既有的規劃上，更進一步為此地的自衛隊建設機動佈署和補給相關能力，在包含軍民合作的部分下擴大對民用機場、港口設施的合作運用，進一步提升海上與航空運

²⁵ 下稱《19 大綱》與《19 中期防》。

²⁶ 防衛省，〈我が国の防衛と予算—平成 31 年度概算要求の概要—〉，
https://www.mod.go.jp/j/policy/agenda/guideline/2019/pdf/chuki_seibi31-35.pdf。

²⁷ 防衛省，〈平成 31 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
<https://www.mod.go.jp/j/policy/agenda/guideline/2019/pdf/20181218.pdf>。

輸能力：「為了應對包含島嶼地區在內的對我國的入侵，自衛隊需確保海上與空中優勢，阻止敵軍靠近及登陸。平時部署的部隊須保持常態化運作，並根據情況迅速機動部署必要的部隊。因此，自衛隊將強化海上與航空運輸能力，並充分利用公私合作（PFI）等民間資源。此外，為了更順暢地進行部隊運輸與補給，自衛隊將加強整合後勤補給體系，特別是在南西地區擴大機場與港口設施的使用範圍，提升補給能力，並積極推動全國補給據點的現代化。.....自衛隊除了在島嶼上排除威脅外，還將運用增強的機動展開能力協助居民避難，執行國民保護任務。針對潛在的入侵情境，陸上自衛隊將引進中小型船隻，海上自衛隊配備運輸艦，航空自衛隊則使用運輸機，以強化機動與部署能力。此外，陸上自衛隊也將在沖繩加強部隊建設，以實現保護國民的目標。」

由「國家防衛戰略」的內文可以看到，自衛隊在對南西地區的戰略建設，主要仍維持強化地面部隊運輸能力、以及當地駐紮部隊的戰鬥能力為主。但此次戰略修訂的最大變化，是計畫將駐沖繩那霸的第十五旅團升格擴編為師團規模，強化陸上自衛隊駐沖繩的戰力，也指出對沖繩的駐軍部隊裝備將進行強化，特別是針對島嶼防衛將為陸上自衛隊部隊配備新式的地對地導彈與反艦飛彈等重型攻擊性裝備。如「防衛力整備計畫」中提出：「關於作戰基本部隊，為了加強南西地區的防禦體制，將第 15 旅團改編為師團，並對其他 8 個師團、5 個旅團和 1 個裝甲師團進行機動運用的調整，以應對各種情況，實現即時、有效且靈活的威懾和應對能力。同時，機動運用專業功能的空降部隊、水陸機動部隊和空中機動部隊也將得到運用。...為了增強防衛的立場，將保持裝備有加強型 12 式地對艦導彈的地對艦導彈部隊，同時將新編裝備有島嶼防衛用高速滑翔飛彈、超音速導彈的長程飛彈部隊。」²⁸

至此，筆者根據本年度（令和六年，2024 年）《防衛白皮書》所公布

²⁸ 防衛省，〈防衛力整備計畫について〉，<https://www.mod.go.jp/j/policy/agenda/guideline/plan/pdf/plan.pdf>。

的南西領域戰略建設資料，自 2014 年《13 大綱》與《13 中期防》起戰略轉換至今年間，日本自衛隊對於南西地區的軍事建設項目進行整理如下表：

表三：近年自衛隊於南西群島建設項目一覽

時間	軍種	內容
2016	陸上自衛隊	與那國沿岸監視隊設立
	航空自衛隊	駐那霸機場 82 航空隊升格為第 9 航空團
2017	航空自衛隊	南西航空混成團升格為南西航空方面隊
	航空自衛隊	配合方面隊升格，舊有管制隊一併升級為南西航空警戒管制團
2018	陸上自衛隊	水陸機動團成立
2020	陸上自衛隊	第 7 高射特科（砲兵）群移防宮古島
	陸上自衛隊	駐宮古島地面反艦飛彈部隊成立
2022	陸上自衛隊	陸上自衛隊於沖繩本島設立電子戰部隊
	陸上自衛隊	防衛力整備計畫宣布駐那霸第 15 旅團將升格為第 15 師團
	航空自衛隊	第 53 警戒隊部分移防與那國島
2023	陸上自衛隊	八重山警備隊成立
	陸上自衛隊	於石垣島設立地面反艦飛彈部隊、地面防空飛彈部隊
2024	陸上自衛隊	駐沖繩第 7 反艦飛彈聯隊成立
	陸上自衛隊	水陸機動團擴編，「第 3 水陸機動連隊」成立
	陸上自衛隊	於與那國島設立電子戰部隊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自防衛省，《日本の防衛—防衛白書〈令和 6 年版〉》（東京：日経印刷株式会社，2024 年），頁 274。

由此表可以觀察到，日本自衛隊對於以沖繩為主的南西地區的防衛建設，主要依照上述兩次防衛大綱與「國家防衛戰略」之規劃，逐步在人員編制與武器裝備兩方面上強化了南西地區自衛隊的整體戰力，滿足自衛隊在進行島嶼防衛的戰略需求。其中建設作業主要以陸上自衛隊為主，目的便是填補長期以來陸上自衛隊在南西地區的「戰力空白」狀況，²⁹由表格中可觀察到為了滿足島嶼防衛戰略「平時對敵監視預警、戰時現地部隊反

²⁹ 防衛省，《日本の防衛—防衛白書〈令和 6 年版〉》，頁 275。

制敵方海空入侵、後援部隊快速到達協防、兩棲部隊奪回失土」的設計，不僅增加了對此地的駐軍規模，同時對於陸基反艦飛彈、防空飛彈與電子戰相關單位進行了大量建設，強化現地地面部隊反艦與防空的能力，以完成在戰略中嚇阻、抵禦試圖登陸或入侵的敵方海空力量這一目的。提供空中力量的航空自衛隊方面，則主要透過強化那霸基地所屬的機隊戰力，擴增了既有的機隊並對機隊進行升級，同時透過將駐軍升格為航空方面隊強化戰力，此外在如八重山群島等各離島備註防空監視單位，以達成離島防衛戰略中平日監視、戰時偵查的目標。

總結而言，自衛隊近年來在沖繩的防衛武力建設，是透過 2014 年起的「南西移轉」現象下，將軍事建設的重心轉移至南西地區後方才逐步走向完整。而貫穿近年來建設作業的主軸，便是由《13 大綱》與《13 中期防》起逐漸成形的島嶼防衛戰略，配合戰略的設計將南西地區的現地駐軍部隊規模擴增，新設立提供監視、反艦防空、水陸兩棲登陸等專門任務的獨立部隊，並且強化現地與由本土前來支援的地面部隊在此地展開的能力，使得自衛隊在以海島地形為主的南西地區戰力得到提升，不再如以往的「戰力空白」。2014 年後的自衛隊針對沖繩等南西列島的轉變，是日本自身對於安全環境與防衛戰略的反應，而成形的戰略設計。藉由強化當地的自衛隊對於外敵進犯的嚇阻與應對能力，最終建立起應變南西地區島嶼遭受入侵時的完整戰略體系。但陸上自衛隊第 15 旅團旅團長上野和士於今年度 11 月的紀念典禮發表擴編作業仍在籌備中，預期 2026 年才會完成。³⁰而在執行作業中仍面對如訓練場與基地的擴大導致的民間反對等問題等，未來建設計畫是否會有所更動調整也仍需持續觀察。

³⁰ 〈師団への格上げ時期は「2026 年」陸自第 15 旅団長が式典で明言〉，《琉球新報》，2024 年 11 月 25 日，<https://ryukyushimpo.jp/news/entry-3681537.html>。

肆、「地緣政治結構」下的日本戰略視角

日本自衛隊近年來在沖繩的軍事建設，不僅僅是代表日本政府與自衛隊對於沖繩在戰略視角的改變，也象徵著自衛隊整體逐漸脫離冷戰時期的舊有戰略框架，走向適應二十一世紀安全環境的新形態。而沖繩在這個逐漸轉變為重點防衛區域的建設過程中，在地緣政治方面反應出了日本政府與自衛隊的何種視角？筆者便在此借重「地緣政治結構理論」來進行分析，以釐清今日日本的國防戰略與其地緣政治的關係，同時觀察在其中沖繩所具有的戰略地位與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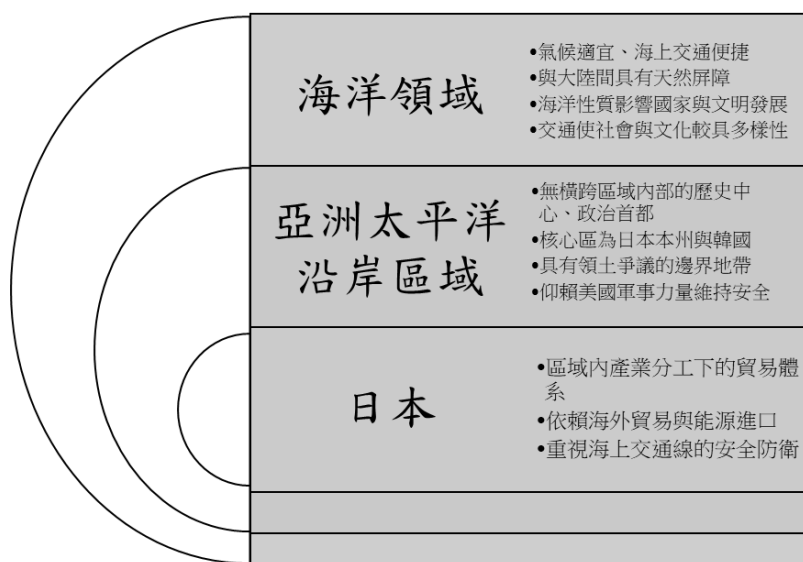
Cohen 曾在其著作中對於日本的地緣政治條件進行過解析，其指出日本作為四面環海的島嶼國家，同時又具備高度的工業發展，在世界各國中具有相當的特殊性。Cohen 指出戰前的日本自 19 世紀中開展現代化以來，其國家發展深受「海洋性」之影響，而海洋性帶來的兩面性質(便於使用海洋資源與交通、腹地狹小導致資源較少，變成為了日本於 20 世紀在地緣政治上朝向向外擴張的動機。日本曾在二戰初期的最高峰曾透過其軍事力量控制了整個亞洲太平洋沿岸，包含具有豐沛自然資源的東南亞與沿岸航道。二次大戰的戰敗使日本在新憲法下走向與美國進行安保合作、限制自身武力發展的方針，但同時也將國家的發展戰略轉向對經濟的重視。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對於海洋性的依賴則更加日益強烈，做為這一區域最大型的經濟體，其海外貿易情形也影響了冷戰後以來此一區塊的地緣政治發展。

Cohen 指出日本基於自身的資源有限，選擇透過自身的海洋條件而採行區域內互補的生產策略，即透過自身在資本與技術上的優勢，將製造業據點透過投資設立於亞洲太平洋區域內各國的原料據點，並將產品銷售至本國或亞洲太平洋各國，如日本汽車業將零件生產據點設立至泰國、印

度、新加坡等地、以及為支持日本在此區域間的海上交通貿易而發展的造船業等，使得在亞洲太平洋沿岸區域中形成了以日本為主的互補生產貿易體系。而日本運用這樣的經濟模式取得經濟發展的優勢地位同時，也面對與戰前相同的、國內對於能源的缺乏，日本在七大工業國中能源自給率僅為最低的 11%，³¹使得為了支援本國的民生與經濟發展，相當依賴透過海洋運輸石油等能源，經濟上對於海洋航線依賴度高的弱點與二次大戰中後期遭受海上封鎖的教訓，使得日本海上自衛隊自建軍以來均將對海上交通線（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SLOCs）的保護視為主要任務。

因此 Cohen 認為日本基於海洋性質之下的經濟地位、以及其為了應對海上交通線防衛而強化的海上軍力，使得日本在地緣政治與國際事務上具有一定的獨立影響力，特別是與日本密切相關的朝鮮半島、台灣、東南亞與中東等議題。但在美日安保體制帶來的安全利益之下，Cohen 也認為日本仍會持續尋求美國的安全保護，同時致力維持海洋性帶來的經濟與戰略利益，在地緣政治上不會脫離海洋領域，但對於地緣政治事務的獨立性將會逐漸增強，其中便包含了對於自身海洋利益的軍事保護力度。在說明 Cohen 對於日本的地緣政治與地理環境間關係的觀察後，筆者便以圖解方式，延續其說明並使用其理論架構進行分析。

³¹ 經濟産業省資源エネルギー庁，〈化石燃料をめぐる国際情勢等を踏まえたあたらな石油・天然ガス政策の方向性について〉，https://www.meti.go.jp/shingikai/enecho/shigen_nenryo/sekiyu_gas/pdf/018_03_00.pdf。



圖二：日本所處的地緣政治結構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首先，日本由於所處的地理位置與環境，在地緣政治結構中被分類在「地緣戰略領域」中的「海洋領域」、以及其之下的「亞洲太平洋沿岸地緣政治區域」之中。這一區域以日本、臺灣延伸至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汶萊、東帝汶、巴布亞新幾內亞，最終到澳大利亞、紐西蘭與西太平洋島國等等，由這些與中國接壤的亞洲離岸島嶼鏈至西南太平洋，形成以日本與澳大利亞南北兩端連接起來的島嶼群。Cohen 對於這一區塊的特徵，指出其共同性在於擁有共同的氣候條件、以及受到海岸和島嶼環境帶來的海洋性質之深度影響，使得先天對海上運輸與國際貿易的發展條件，反之由於腹地較小也同時受限於海上交通條件與技術，以及對海上航線與貿易往來的依賴，並且仰賴與此區域國家的共同盟友——美國在海上與空中的軍事力量，來保障海上航線的安全，使得此區域的國家與美國間保持著密切的合作關係，而這些特色也直接反映在了日本的地緣政治

角色。

由此結構圖可以看到，在最上層的宏觀層面「地緣戰略領域」中，日本由於受到海洋領域的特性影響，在地理位置上具備有良好的氣候條件和與大陸間天然的安全屏障，並且在其海島條件帶來的便利性與不便性（海上交通便利、腹地狹小資源不足）之影響，促使日本在內部農業與人口條件良好、且本土具有安全條件的情況下，開展由海洋向外發展的國際貿易與權力擴張。如前述在二次大戰戰敗後，這樣的發展雖一度受阻，但在經濟逐漸復甦後重新在經濟需求的推動下，再次以開展海外貿易與資源交流做為日本國家發展經濟的主要內容至今。而透過海洋積極發展海外貿易的結果，也使得日本得以與世界各國進行頻繁的技術與文化交流，進而促使國內產業與文化的進一步提升。因此筆者認為，Cohen 在其理論中所歸納出對於海洋領域的特性，在自 19 世紀以來仰賴海洋推動國家發展的日本得到相當的體現，而這樣的特性也反向促使著日本產生對於海洋的高度依賴度，使得在對於國家朝向海洋方面的發展、以及維持自身在海洋方面的權利，成為日本在國家政策與發展戰略上所重視的核心。

而在中層的「地緣政治區域」層面中，Cohen 在其架構對於「地緣政治區域」首先關注的特點，在於該區域的凝聚力與型態。日本所處的亞洲太平洋沿岸區域由於缺乏區域整體的歷史核心、以及對於區域具有統一性政治影響力的首都，目前此區域的國際組織如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東南亞國協等等，也尚沒有讓此區塊在地緣政治上走向一體化的政治力量，使得這一區塊的互動關係仍以個別國家為主體。但日本在此地區具備有他國所沒有的影響力，Cohen 指出亞洲太平洋沿岸區域的核心區，便是以日本本州與韓國為中心的本州核心區，此區塊包含日本與韓國大部分的總人口與二、三級產業，使得在人口、經濟活動與生產力方面在亞洲太平洋沿岸區域中擁有最大規模，給予日本在區域內的經濟領頭地位。³²同時相較於此

³² Cohen, *op. cit.*, pp. 335-336.

區域其他國家，日本在對於其國土的控制與利用率較高，國內並沒有 Cohen 理論下的無法有效利用的「空曠區」或是政府力量掌控不易之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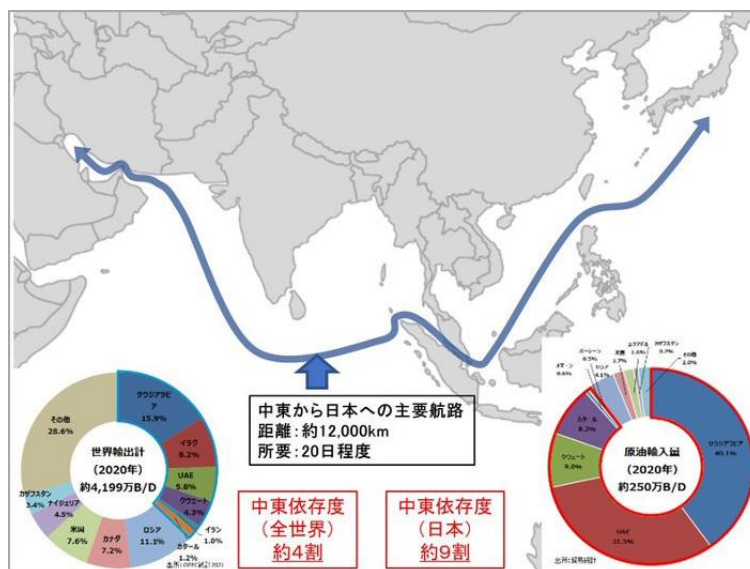
但日本在地緣政治的風險之一，是其擁有許多位於海洋國界上的「邊界地帶」，包含與俄羅斯之間的北方四島、日本海、東海上的沖繩附屬島嶼等，這些邊界地帶不僅是日本與鄰近國家（俄羅斯、中國、韓國、台灣）間具有領土、領海爭議的地點，同時也是海洋領域/亞洲太平洋區域與東亞領域/中國區域間的交會地，使得這些區域成為日本與鄰近國家/區域之間可能產生衝突的熱點，而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視。此外 Cohen 所指出此領域多與美國間具有軍事安全的依賴性，此在日本也以美日安保體制成為反映表現，戰後日本在新憲法的影響下於軍事發展上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使得其在非本土鄰近區域的戰略安全，仰賴於美國的軍事合作下所提供的協助。雖然在近年來隨著自身軍事實力的增強，以及在美日安保體制下承擔更多的防衛責任、自身法律與戰略的修訂等等，日本自身對於海上交通線等區域安全事務之參與度與影響力逐漸增強，但仍與 Cohen 所言的持續保持與美國在軍事上的高度合作。

第三層面則是日本作為國家這一個體，在這兩層面地緣政治結構下受到的影響。由前述 Cohen 結構下所反映的海洋性質與日本間的關係，筆者認為時至今日海洋性質仍舊深入的影響日本的國家發展，特別是以地緣政治視角而言，日本的經濟對於海洋環境具有深度的依賴，主要反映在其產業大量使用了與東南亞地區原料產地設廠的產業分工，並且透過海運航線將商品運回或外銷的貿易體系。同時在戰略資源上，日本至今也仍主要仰賴海運供應所需的能源（包含中東國家、東南亞國家的石油、天然氣等），使得對於海洋的依賴迫使日本必須確保其海上交通線的安全。但近年來中國同樣透過海洋性質的環境獲益，積極發展對周圍至遠洋海域的控制力，除了在南海等東南亞地區（日本產業分工地）海域擴大軍事存在外，在以沖繩為主的東海等邊界區域也與日本產生領土與海域的衝突，進而威脅到日

本的海上交通線與領土安全。使得近年來的日本具備了加強對於海上交通線、以及如東海等南西群島的制海權維持等等，強化對於這些範圍軍事防衛力量的戰略動機。如本年度(2024)的《日本の防衛—防衛白書〈令和 6 年版〉》中，對於海上交通線的安全保障，防衛省將其作為除陸海空外單獨之一的作戰目標：「我國在資源與糧食方面高度依賴海外，因此海上交通線可說是確保我國生存與繁榮的生命線。此外，當我國遭受武力攻擊等情況時，海上交通線不僅是維持持續作戰能力的重要基礎，也是美軍來援以防衛我國時的戰略支柱。」³³

地緣政治結構產生的深厚影響，促成了日本對於海洋的依賴性，國家的發展與對外交通可說是以海洋為中心在進行。而目前日本主要使用的海上交通線，便是由中東經印度洋與東南亞地區、以及由澳大利亞、印尼、新幾內亞出發，最後經過東海航向日本本土的航線。這兩條航線主要乘載日本由外進口的石油等能源物資、東南亞與澳大利亞來的礦產物資、以及東南亞、印尼、新幾內亞的食材農產品等，特別是國家發展所需要的石油將近九成主要依賴於中東地區的供給。

³³ 防衛省，《日本の防衛—防衛白書〈令和 6 年版〉》頁 283。



圖三：日本-中東航線與能源需求統計

資料來源：防衛省，〈中東地域における日本関係船舶の安全確保に関する政府の取組〉，https://www.mod.go.jp/j/approach/defense/m_east/index.html。

上方是取自防衛省對於海上交通線與能源問題整理出的日本-中東航線圖，由中東地區經過印度洋、麻六甲海峽最終由南海向北方經過東海與太平洋交界的沖繩海域，最終進入日本領海與本土。圖中也一併引用日本能源白皮書之資料，日本有將近九成的石油能源仰賴於中東地區的進口，使得這條航線對於日本而言具有極高的戰略重要性。因此對於日本而言，保衛海上交通線成為擁有高度戰略動機的目標。而從地理位置來看，沖繩等南西群島正好位於兩側航線在航向日本本土前的匯集之處，對於維持航線的安全擁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因此在維持海上交通線安全這一任務之中，增加沖繩的軍事建設與其擔負的功能，成為了日本近年來對於在沖繩進行軍事建設的主要戰略視角，也是地緣政治結構帶來的影響在沖繩的反映。這一點，筆者認為可以由前文所述的，島嶼防衛概念下的沖繩防衛建

設內容與目標做為驗證。Cohen 在運用其理論進行對亞洲太平洋沿岸區域的分析時，指出沖繩所處的東海是亞洲太平洋沿岸區域及中國區域的邊界地帶，而邊界地帶在其理論中屬於非硬性的邊界，有可能隨著周圍國家勢力的消長而引起衝突，因此雖然 Cohen 於其理論成書的時間(2009 年)時認為東海相較於南海，暫時仍不具有太高的地緣政治價值，但其也強調地緣政治結構並非一成不變，隨時都可能因參與者的國家、科技和技術進步帶來的變化等改變，因此筆者認為近年來包含沖繩在內的東海區塊，已逐漸走向比 Cohen 在成書時期所評估的、更加接近其概念中的「邊界地帶」。

首先，相較於 Cohen 成書時的 2009 年，自 2012 年日、中兩國針對尖閣群島的領土爭議再起開始，人民解放軍海、空部隊對於東海地區的行動更加頻繁、常態化，多次的演習行動是以越過沖繩列島、宮古島至太平洋，並同時有包含海測船、海上民兵、非軍用機等在此地活動的灰色地帶手段，使得中國在此區域的軍事存在與對日本的威脅遠高於 2009 年成書時期，並且日益增多的活動也影響海上交通線的暢通。而 2013 年起日本自衛隊所進行的南西移轉，以及島嶼防衛戰略的逐漸成形，筆者認為其概念不僅僅是對於島嶼本身的防衛，也包含了對於海域制海權的控制。島嶼防衛的概念核心，在於平時監視嚇阻、戰時由海、空域進行先期抵抗、最終若敵方登陸再由支援部隊殲滅，強調監視網絡的建立、海空攔截能力以及支援部隊的快速部屬能力。而海上交通線防衛的執行方針，在《日本の防衛—防衛白書〈令和 6 年版〉》中則制定如下：「在確保海上交通安全的作戰中，將綜合運用對水面作戰、反潛作戰、防空作戰及掃雷作戰等各種作戰方式，執行哨戒、船舶護航，以及海峽與港灣的防禦。此外，還將設置航路帶，直接護衛我國船舶等重要目標。關於海上交通路線上我國船舶等的防空（對空戰），主要由護衛艦負責，並根據情勢需要獲得戰鬥機等的支援。」³⁴

³⁴ 防衛省，《日本の防衛—防衛白書〈令和 6 年版〉》，頁 270。

因此，若觀察兩者在戰略上的設計，實際上具有一定的重疊性。在島嶼防衛的戰略中，日本自衛隊明確指出在防衛區域內維持「海上優勢」是島嶼防衛的主要目標之一，並對優勢的定義為「在海域內擁有相對於對方海上戰力的優勢，並且維持能夠在不遭受重大損害的情況下執行各種作戰的狀態」，³⁵使島嶼防衛戰略不僅僅是對敵方對於島嶼進行打擊或登陸等島嶼本身領土的防衛，也包含了對於島嶼周圍的海、空區域的防衛行動。因此筆者將島嶼防衛在沖繩所進行的相關建設，與上述的海上交通線防衛做一統整，說明兩者間的共同部分。首先在平時監視的部分，自衛隊於包含沖繩在內的南西諸島，建立了由海岸偵蒐雷達系統組成的網絡，為了因應狹長形狀的南西群島需求，其偵蒐區域均達到涵蓋東海、太平洋至台灣海峽間的廣大海域。如《日本の防衛—防衛白書〈令和 6 年版〉》中對於駐沖繩與周圍島嶼的偵搜系統範圍作出圖解如下：



資料來源：防衛省，《日本の防衛—防衛白書(令和6年版)》，頁265。

並且在針對島嶼防衛次世代裝備設計中，自衛隊也指出為防範他國艦艇侵入離島海域與航線，也將預備研發與添購無人水上載具與偵察機進行對航道的監視，以保障民間船舶的航行安全與戰時軍用船隻的運輸補給。使島嶼防衛下的平時偵蒐與監視網絡，涵蓋了對於海上交通線進行防衛的範疇。

而在海上交通線防衛的執行方針中，包含對於海峽與港灣的防禦、以及設立海域航行安全區的「航路帶」³⁶兩部分，而這兩項其實在西南群島的環境下，與島嶼防衛戰略具有高動的重疊性。在島嶼戰略的規劃中，第二階段的海、空抵抗主要是在各關鍵島嶼、海峽使用陸基的反艦飛彈、防空飛彈系統，平日對敵方水面艦艇與軍機實行嚇阻，迫使敵方無法輕易接近。而在敵方水面艦艇或軍機試圖接近對島嶼時，在其對島嶼進行攻擊、登陸行動前，由陸基飛彈系統會同航空自衛隊的戰機、海上自衛隊的神盾護衛艦將其殲滅，是島嶼防衛戰略下的重點部分。而自衛隊對於海上交通線的防衛項目，也同樣如島嶼防衛一般將對艦作戰、防空作戰相結合，透過陸、海、空組成的防衛網，加上以海上自衛隊為主的船艦護航等部分，協助保障航路與海域之安全。在南西群島所建立的島嶼防衛體系中，陸上自衛隊將以 12 式陸基反艦飛彈系統、03 式對空飛彈系統為主力的導彈部隊部屬於沖繩本島、宮古島、石垣島，形成沿著南西群島整體的反艦、防空飛彈網絡，而 12 式陸基反艦飛彈系統的射程可達到 400 公里，上述地點的部屬已經涵蓋於沿著西南群島與東海的日本海上交通線，可在日本的海上交通線對於來犯敵艦進行平日嚇阻、戰時打擊的功能。而目前島嶼防衛戰略逐漸延伸至「視距外反擊」的層面，日後將投入使用的島嶼防衛用高速滑翔飛彈、超音速反艦飛彈等系統，可將其防禦範圍與性能更加擴大，達到對於海上交通線暢通的進一步防禦保障。因此，負責擔當島嶼防衛戰略

³⁶ 指為確保船舶通行而設置的相對安全的海域，該海域的範圍與寬度會根據威脅情勢變化而調整。取自防衛省，《日本の防衛—防衛白書〈令和 6 年版〉》，頁 283。

核心的海、空抵抗，實際上也透過其功能與部屬地點，具備同時面對海上交通線防衛的能力，而此也被納入了島嶼防衛戰略的層面之中。

因此，筆者認為目前日本在沖繩所進行的島嶼防衛相關建設，具有同時因應島嶼防衛與海上交通線防衛的雙重性質。兩者在以沖繩為主的南西諸島之間，如前述具有高度的重疊性質，兩者的目的都在於平日對於海域進行監視偵蒐，一旦發生衝突時則確保對海域的防衛與控制，並應對在海域出現的敵方海、空威脅。雖然在尾端處理的部分由於任務性質而有所差異（防範敵方登陸與維持航線安全的差異），但沖繩等南西諸島則因其為處東海與太平洋海上交通線交界的地理環境與位置，使得兩項任務在此地具有高度的重疊性。正如 Cohen 所言，日本的對於海洋的依賴促成日本政府在軍事安全方面對於海洋的高度重視，特別是海上交通線的維持關係著日本國家發展所需的能源與物資。而沖繩為主的南西諸島的地點，正好處於 Cohen 所述之邊界地帶，如前述是日益增加和擴大對周圍海域控制的中国、以及透過海上貿易與交通做為命脈的日本的接觸點，面對中國日益增強的海空力量和在此區域的頻繁行動，日本作為控制此區域的國家，在維持海上交通線與守護國土的戰略動機下展開針對性的防衛建設。而這樣的建設受到沖繩等地同時具備島嶼、海峽、海域的特性而影響，因此出現了將地面的飛彈系統與雷達偵蒐系統結合海軍船艦、空軍軍機而成的島嶼防衛戰略，其目的也如前述不僅包含對島嶼本身的防衛，也包含對於各島嶼間的水域、峽灣以及周遭海域的防衛。因此筆者認為，當代日本對於沖繩的戰略視角，便是如 Cohen 所言的受到日本本身在地緣政治結構下受到的影響，在以海洋為主要利益、將海上交通線與貿易視為國家命脈而發展的戰略動機下，對於近年來受到威脅的東海海域進行針對性的防衛建設，將沖繩視為自身國家在海洋領域與邊界地帶的重要據點與防衛工具，此便是筆者認為對於當代日本的戰略規劃中，沖繩目前所擔負的主要角色。

伍、結語

本研究嘗試透過 Saul B. Cohen 提出的「地緣政治結構」理論架構，分析沖繩在日本軍事戰略中的角色，並探討近年來日本自衛隊對沖繩的軍事建設如何反映其地緣政治視角。從冷戰時期至今，沖繩憑藉其獨特的地理位置，長期在美日安保體制下扮演關鍵角色。然而，隨著東亞安全環境的變化，特別是中國軍力的增長，沖繩的重要性更為突顯。日本政府不僅強化自衛隊在該地區的部署，也試圖重新評估其戰略價值。而日本作為一典型的四面環海之海島國家，其地緣政治與國家戰略深受其環境條件影響，而走向利用其海洋性進行國家發展的方向。在使用 Cohen 的理論框架進行分析下，筆者認為可以更清楚的了解了日本自近代以來的國家發展與海洋間的關聯性，理解「海洋性」對其帶來兩面影響。而透過 Cohen 的理論框架，筆者認為能夠更加理解沖繩如何作為一個位於「海洋領域」的邊界地帶，成為日本維護海上交通線與地區安全的核心戰略據點。在中國逐漸試圖在東海擴大其軍事影響力後，日本基於對於海上安全的依賴與需求，開展的自衛隊「南西移轉」戰略標誌著日本國防政策的重大轉型。即由過去針對大規模入侵的戰略，轉變為島嶼防衛與快速反應機制。在此架構下，日本政府逐步強化沖繩的軍事建設，包括增設陸上自衛隊部隊、擴編防空與反艦飛彈系統、提升機動部署與後勤支援能力，以確保對於海域島嶼的控制，進而確保對其視為命脈的海上交通線之安全。此外，沖繩的地緣政治角色並非靜態不變，而是受到國際局勢、科技發展以及區域競爭的影響而不斷調整。

綜觀本研究分析，當代沖繩的軍事角色在日本防衛戰略中扮演著關鍵樞紐，其功能不僅侷限於本土防衛，更涉及海上交通線的安全保障與區域威懾能力的強化。隨著「南西移轉」戰略的推進，沖繩逐步成為日本軍事佈局的前沿，陸上自衛隊增設飛彈部隊、電子戰單位，並強化快速機動部隊，以應對可能的入侵或突發事態。此外，沖繩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海

上與空中監視的核心，能夠有效掌握東海與太平洋的軍事動態。這種軍事角色的強化，除了應對中國日益增強的海、空軍事活動外，也為美日安保合作提供更穩固的防禦支點，確保日本在區域安全格局中的戰略優勢。透過地緣政治結構理論，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日本戰略決策的背景，並為沖繩未來的發展提供理論依據。本研究不僅對沖繩的軍事佈局進行探討，也進一步闡述地緣政治結構如何影響國家的軍事決策，期望能夠為後續相關研究提供參考。

責任編輯：蘇君璦

